

原微軟深圳公司市場經理身陷冤獄

文／廣東大法弟子

深圳法輪功學員周磊，男，1969年6月14日出生，廣西壯族自治區白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原微軟（深圳）公司市場經理。2000年10月被綁架，2002年11月8日，深圳市福田區法院非法判處周磊12年徒刑，後周磊被非法關押在四會監獄。

周磊曾被非法關押在後勤

監區嚴管隊裡，因為他拒不「轉化」，加上他的名字是三個石字組成，犯人都叫他「週三石」，犯人都佩服他，喜歡聽他講真相。

我曾和周磊被關在同一層樓，如圖，因為惡警最害怕法輪功學員之間交流溝通，更害怕法輪功學員對犯人講真相，所以將法輪功學員都單獨關押在這些看似「漂亮文明」的走道右邊的每個倉內。

為了達到要周磊屈服的目的地，惡人採取強制與偽善、欺騙相結合的方法，皆是退伍軍人出身的「夾控犯」，定期輪換，在惡警幕後操控及指使下，每12小時輪班上崗，流氓殘暴的手法層出不窮。高壓迫害並酷刑折磨，打、罵、「軍姿坐」、「面壁」、24小時不讓睡覺、老虎凳、不讓正常大小便等等。可這些都不能讓周磊屈服。



圖：四會監獄樓每層樓9個牢倉。這個看似「漂亮文明」的走道右邊的每個牢倉內都隱藏著罪惡。

河南省禹州市老教師被迫害致死

【明慧週報訊】河南省禹州市法輪功學員孫冠洲2008年3月3日被國保大隊惡警夏雨霄、耿松濤、趙乃成等6人以檢查電腦為名，抄家綁架、關押進市拘留所，短短7天後，便於3月9日被迫害致死。

3月10日下午，家屬去醫院看遺體，惡警夏雨霄、耿松濤等人為推卸責任，不准看遺體，並強迫家屬簽字火化。家屬諮詢的律師都知道這是迫害，但沒人敢接此案。

孫冠洲，男，62歲，生前是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中文教授。1998年6月開始修煉，認識孫冠洲的人都知道他從小就有嚴重的哮喘病，最怕寒，每年入冬都要歇假回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轉暖才能出門，幾十年求醫問藥無法醫治，還有氣管炎、高血壓等病。孫冠洲修大法後，頑疾全無，三九天能上街、趕集，數年來未吃一粒藥，知道的人無不稱



圖：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中文教授孫冠洲遺照

奇。孫冠洲逢人就用自身例子講大法的美好，希望人們不要被中共矇騙。

2008年3月3日上午9點左右，孫冠洲正在家吃飯，國保大隊惡警夏雨霄、耿松濤、趙乃成

等6人以檢查電腦為名，在沒出示任何手續的情況下闖入家中，不由分說，翻箱倒櫃進行搜查，搶走電腦、大法書籍等私人物品。孫冠洲被綁架，夜晚被關進拘留所。

6日上午，孫冠洲突然發病，家屬接通知後和國保惡警帶孫冠洲去市北關醫院檢查，結果為哮喘、高血壓症狀，不適宜關押，家屬強烈要求住院治療，惡警不允許。在這期間，家人托人找耿松濤，耿索要2萬5千元，家人一時湊不齊，給耿5千元，耿嫌錢少，又推托說不當家。

3月9日晚8點多，家屬接到電話，讓去北關醫院，沒想到見到的竟是孫冠洲冰冷的遺體。家屬痛不欲生，哭天搶地，惡警還阻止家屬看遺體，並逼家屬簽字。家屬拒簽，哭喊：「我要活人」，昏死過去。惡警見狀，灰溜溜逃走，深夜只留下家屬一人在太平間面對死者。

于宙被迫害致死 妻被劫持

【明慧週報訊】2008年1月26日，北京法輪功學員于宙、許那夫婦在開車下班途中被中共警察攔車綁架，當即被劫持到北京通州區看守所。

2月6日，家屬接到通知，趕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于宙，家屬趕到時，42歲的于宙已去世，屍體被用白單覆蓋，面部還戴著呼吸罩，腿部已經冰涼。

家屬詢問死因，醫生說絕食，又說是糖尿病。家屬說，于宙身體健康，根本就沒有糖尿病。惡警要求立即火化遺體，家屬不同意火化，並要求屍檢；惡警拒絕給屍檢，並威脅家屬如果「鬧事」，就把家人全「圍起來」。

他們開始允許許那給于宙辦後事，最後又不允許，並迅速把

許那轉押到北京市看守所（所謂的「市局七處」，關押的都是有可能判處無期以上徒刑的重刑犯）。現在于宙的遺體還在北京清河急救中心。

于宙畢業於北京大學法語系，多才多藝，精通幾門外語，于宙當年曾經參與過《轉法輪》法文版的翻譯工作，許那精於繪畫、裝潢設計。于宙對聲樂有較高的造詣，和他人組成小樂隊，在北京羅傑斯等外資酒店用外文演唱英、法、日等國的鄉村歌曲、傳統民謠，深受聽眾歡迎。此次被綁架時正是在演唱結束下班開車回家途中。

中共迫害大法的幾年來，夫婦倆多次被邪黨迫害關押，私家車被非法搶奪，家多次被非法抄搶。

惡警逼乘客踢人以辨認法輪功學員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七台河至寶清縣的客運路途中有一個收費站，警察在那把守著。

為了綁架法輪功學員，讓地

上躺一個人，用布把臉蓋上，逼迫車上的乘客下來踢躺在地上的人兩腳，還逼罵李洪志老師和法輪大法。如果不踢也不罵就認

定你是煉法輪功的（法輪功學員不罵人不打人），就綁架你。另外凡是戴口圍巾的乘客要嚴格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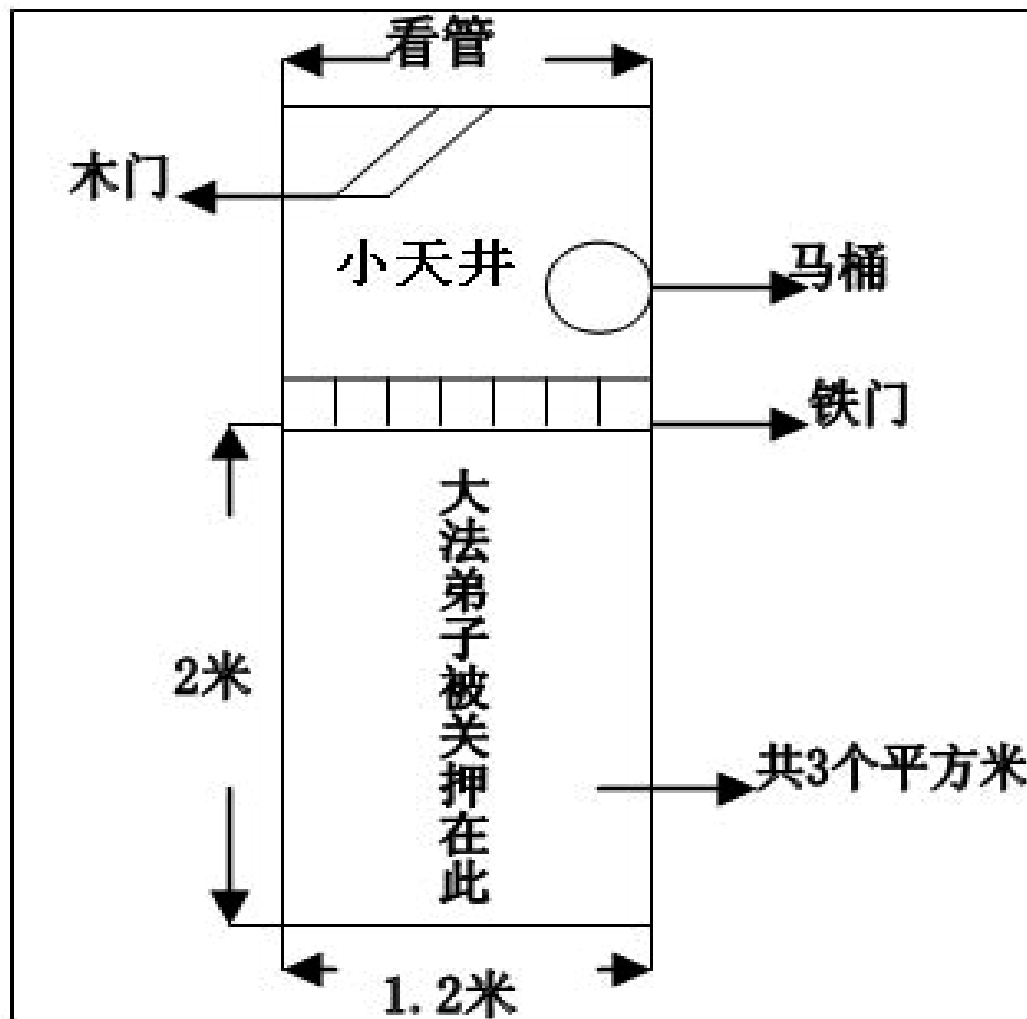
汪宏發被非法勞教 妻女受監視、父病危

【明慧週報訊】廣州大法弟子汪宏發於2007年7月16日被綁架後，於8月20日被非法勞教一年半，在廣州市花都勞教所三所三大隊遭受迫害。其妻子鄧怡出於對丈夫人身安全的擔心，先後四次去勞教所看望他，均被惡警無理拒絕。

最近一次，當鄧怡帶著汪宏發的父親病危的消息、想讓有關當局允許汪宏發父子見最後一面的要求再去看望汪宏發，勞教所竟然恐嚇，讓海珠區610來抓人，為首的兩個警察警號為4420197和44202036（姓任）。

最荒謬的是，不知從何時開

始，一些無業遊民、便衣保安、補鞋的、鄰居全天候24小時監控汪宏發廣州家中的妻女兩人。鄧怡母女倆已被迫害的十分窘困，為生活不得不整天奔波，不法人員們竟叫這些人分三班蹲坑、監視、跟蹤鄧怡，使鄧怡的同事、家人、鄰居都感到恐慌和滋擾。



圖：上海提籃橋監獄一監區禁閉室

上海提籃橋監獄暴行

【明慧週報訊】前一段時期，被非法判8年徒刑的法輪功學員杜挺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絕食抗議迫害，一度出現生命危險，被提籃橋警察送監獄總院搶救。現又得知，法輪功學員呂金龍被提籃橋惡徒打斷左臂。

上海提籃橋監獄一監區現在是監獄內定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第一站，每個剛被劫持到這來

的法輪功學員，都先在一監區遭殘酷虐待、體罰和毆打，至今迫害仍在繼續。提籃橋監獄為了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唆使、利誘犯人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日前，一監區惡警指使犯人毆打寶山區法輪功學員呂金龍，致使呂的左臂被打斷，現不能正常彎曲。

滕文質在被非法關押期間，堅決抵制迫害，堅信大法。在獄中堅持給其他在押人員講真相，先後勸30多人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黨團組織，讓更多的人瞭解了大法的美好。滕文質的丈夫、大法弟子宋士弟在妻子被非法關押期間，於去年12月下旬在迫害中離世。

王貴明被害死 妻子受騷擾不敢回家

【明慧週報訊】吉林省通化市法輪功學員王貴明於2008年2月27日，被通化市新站派出所劫持到長春朝陽溝勞教所，於2月29日被迫害致死，年僅38歲。

其妻子韓鳳霞為丈夫申冤，多次受派出所、街道、社區不法

人員騷擾，現在不敢回家。

此前，韓鳳霞2006年曾因為營救正在受迫害的丈夫，被通化東昌區國保大隊關押在長流看守所一個月。

在此之前，王貴明於2002年被通化市東昌區公安分局國保大

隊綁架、被非法判刑5年，先後被非法關押在吉林省監獄、四平監獄遭受嚴重迫害。

2006年3月份被押小號，在小號內遭到警察用4把電棍的迫害，臉都被打變了形。

七台河市 14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明慧週報訊】從2008年3月4日至13日，黑龍江省七台河市約有40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惡警非法抄家，14人被綁架，加上原來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解有為、顏景柱、宋璐，共17人被非法關押在七台河看守所，現有兩人被釋放，其他人正在絕食抗議迫害，遭惡警酷刑折磨。

張天軍被迫害的精神恍惚

張天軍，七台河市新興區新建礦的法輪功學員，3月5日上午10點左右被綁架。惡警非法抄走大法師父法像、大法書，和工資2,000元。

張天軍被非法關押在一看守所，短短幾天，已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張天軍的家人接到惡警電話，讓去勸說張天軍放棄修煉。當家人看到張天軍時，發現他被迫害的眼眶發青、兩眼發直、精神恍惚，已無法溝通。

姚淑凡被迫害無法行走

姚淑凡，七台河市新興區新建建煤廠法輪功學員，3月5日晚11點，被市610主任畢樹慶夥同新興分局惡警綁架。惡警還搶走姚淑凡孩子的電腦、打印機、mp3和多本電子書等私有物品。

大姜，姚淑凡的丈夫，家開

小賣店，3月8日被綁架，當時家中只剩兩個孩子，在恐懼中日夜期盼著父母。

大姜現已回家。姚淑凡被非法關押在拘留所，已被迫害的無法行走。

遼寧普蘭店滕文質被非法判刑

【明慧週報訊】遼寧普蘭店市大法弟子滕文質女士被非法關押在普蘭店看守所9個月後，近日被中共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惡警企圖將她劫持到瀋陽市遼寧女子監獄，途中滕文質身體出現異狀，惡警被迫將她送回普蘭店

看守所。

在整個非法判刑過程中，中共公檢法惡人使用了各種欺騙手段，多次無理拒絕家屬的探視要求，不敢公開開庭，不正面告訴家屬什麼時候開庭、誰負責，向家屬提供欺騙性的假時間表等。

不一樣的世界 不一樣的人權

2008北京奧運主題有一個很動聽的口號，叫做「同一個的世界，同一個夢想」。聽起來這個口號似乎表明北京的奧運主題和奧林匹克「公平、寬容、自由」的精神能夠很恰當的吻合。

然而事實是，恰恰因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大批的中國公民被中共劃入「不一樣的世界」，他們的「人權」也因此和文明世界的人們不一樣，他們心中的「夢想」一定也和中共不一樣。

因為北京奧運，千千萬萬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就被中共劃入了「不一樣的世界」。2008年初，從公安內部就不斷傳出「加大力度打擊法輪功」、「08年奧運前要將法輪功人員全部關押」的消息，藉口是擔心法輪功學員奧運期間講述被迫害真相。就在距奧運倒計時一年前後，據不完全統計，僅北

京順義區就發生了二十多起無正當法律程序而暴力抓捕法輪功學員事件，重點集中在建有奧運場館的附近的馬坡、木林、北小營鎮，首都國際機場附近的天竺、後沙峪鄉和城區內。

明慧網收到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消息表明，北京「奧運」正成為大陸法輪功修煉人遭受中共迫害的又一「理由」。據統計，自二零零七年底到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期間，明慧網收集到一千八百七十八宗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所謂「執法人員」未經正常法律程序而綁架案例，受害者遍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

當北京高歌「同一個的世界，同一個夢想」之時，大批因為堅持信仰而無辜被關押在各地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對外往往稱為「法制教育班」）的法輪功學員正被中共關入另一個世

界——沒有自由的黑暗世界，因為不放棄信仰，很多人還要經歷酷刑折磨，甚至被活體摘取器官、被迫害致死，他們的「夢想」一定也不一樣。

當北京高歌「同一個的世界，同一個夢想」之時，上百萬為北京奧運場館建設付出艱辛勞動的農民工被劃入了另一個世界。作為農村人口，中國的農民工因為中共的歧視性戶籍制度而天生低人一等，無權在自己付出勞動的城市定居、入學；在中共眼裡，他們和「髒亂差」、和「不穩定」聯繫在一起，因而奧運期間也不能在北京觀光——除非他們能搞到縣級以上批准的「進京證」；中共為了光鮮的奧運「面子」，還早在2006年就解散了至少5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這些農民工們的「夢想」一定也不一樣。

2007年4月初，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局、局密發《關於嚴格開展奧運會及測試賽申請人員背景審查的通知》。在這份通知中，將國際、國內11類43種人排斥在奧運大門之外，其中包括中共定義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重點人員」；「法輪功」人員；「對黨和政府嚴重不滿人員」；與境外勢力相勾結「告洋狀」人員等。這些被中共劃入另一世界的人們，包括因為堅持正義和良知而被關押的記者、作家、律師們，包括因為堅持要討還公道而上訪的失地農民、拆遷戶、水庫移民們；當北京高歌「同一個的世界，同一個夢想」之時，他們心中的「夢想」一定也和中共不一樣。

中共製造的「不一樣的世界」和「不一樣的人權」是對奧林匹克精神的，是對中國公



圖：中共暴政使奧運五環蒙上血污

民的侮辱。中國人期盼奧運能讓中華民族自豪地站起來，屹立于世界；中共卻極力借舉辦奧運讓中國人跪下，為自己抹粉。中國人要想自己舉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北京奧運，真正體現奧林匹克「公平、自由、寬容」精神的奧運，惟有拋棄、解體中共。

奧斯維辛的鮮花

文／夏天

在中共兩會這樣一個「重要」時段，央視等幾個媒體卻跟蹤報導一個黑龍江交通台跨省營救的事件，大致情況是，一個叫小嬌的母親，生下孩子後，面臨生命危險，治療需要很多費用，這樣交通台做了一個營救捐款的活動，截止到3月10日晚已有26萬多的捐款。

看了這樣的報導，許多人民族情緒高漲，看，媒體多麼富有愛心，「黨」多麼關心民生，真的如此嗎？

明慧網2004年11月15日對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採訪報導中說，在「黑龍江省萬家勞教所，一個懷孕約六到七個月的孕婦，雙手被強行綁在橫樑上，然後，墊腳的凳子被蹬開，整個身體被懸空。橫樑離地有三米高，粗繩子一頭在房樑的滑輪上，一頭在獄警手裡，手一拉，吊著的人就懸空，一鬆手人就急速下墜。這位孕婦就這樣在無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產。更殘忍的是，警察讓她的丈夫在旁邊看著他妻子受刑。」而她之所以遭受這樣的折磨，唯一的「理由」是她煉法輪功。

在河北省秦皇島市昌黎縣，有一個女孩子叫郭月童，她的父母都是法輪功學員，她一歲時就和媽媽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出來時都三歲了。等她五歲時，再次和父母被綁架，又一次被非法關押。

一個個年輕的母親，一個個幼小的生命……為什麼沒有媒體關注？一個瀕臨死亡的母親當然應該營救，但為什麼要對活的好好的母親和孩子下狠手呢？

我們的國人誠然善良，所以中共邪黨才能利用我們的善良一次次的達到它的目的，樹立它的虛假形象，反正是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涉及不到邪黨的利益，做成了名都歸邪黨，因為是在邪黨的領導下幹的。醫療現在是越改越革老百姓的命，已成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壓的人們喘不過氣來，這個中共它怎麼不解決？救了一個小嬌，還有百個、千個，為什麼不從根本上解決它呢？其實用的著捐款嗎？隨便拉出一個



圖：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講述遭受迫害的經歷

中共所謂的中層幹部，少吃幾頓飯不就可以了嗎？

從九九年大肆誹謗法輪功，為邪黨搞鎮壓製造輿論，到現在默不作聲；現實中南方十九省大雪災，一億百姓掙扎在生死存亡之中，得不到救援，死傷無數，各媒體上卻一片形勢大好，「春晚」歌舞昇平。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邪黨的統治中各媒體扮演的角色。有人會生動的形容媒體與中共的關係：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它咬幾口咬幾口。

媒體用虛假的粉飾，掩飾邪黨殘酷的迫害。小嬌事件好比奧斯維辛集中營外的鮮花，點綴了納粹的美麗，但我們能因為這些小花的美麗而讓集中營存在嗎？清醒吧，國人！

謊言揭秘

雖然連中共自己從上到下早已沒幾個人相信共產主義的鬼話，但是，為了維持統治，中共仍死抱著共產主義不放，還大搞什麼重新（入黨）宣誓，什麼黨員先進性教育。在這個先進性教育中，很重要的一個話題就是，要黨員相信共產主義不是「渺茫」的。

小時候從政治課本上學到共產主義的理想時，很少有人去懷疑，天長日久就習慣了，覺得共產主義就是人類的終極社會。現在人們的思想活躍多了，大家很容易看到共產主義這個烏托邦的幻想完全不切實際。

共產主義最典型的特徵就是「按需分配」。我們設想在這樣一個已經實現了「按需分配」原則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黑白電視機已經完全普及，任何人若需要電視機都會立刻得到滿足。

換個角度看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發佈的最新報告：在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國就佔了七個，而且，中國的太原市，還「拔得頭籌」，「榮登」榜首。世衛組織通過對中國三百個城市的測試，得出結論：70%的中國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銀行的研究則表明，70%的中國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萬中國人直接死於環境災難。

中國環保總局發佈的報告也承認：20%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嚴重污染」地區。該局統計，因污染造成的環境災難，每年耗費國家2000億美元，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0%。鑒於目前的中國經濟速度剛好也是10%，一正一負，正好抵消。換言之，加入環境惡化的因素，中國經濟增長實際等於零。

當今中共官場的風氣是：為了保住頭上的「烏紗帽」並「加官進爵」，各級官員只顧追求產值，罔顧環境保護。所謂「產值」，就是「政績」。環境惡化，卻無人追究。至於中共高層，不僅無心和無能治理環境，還不准獨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研究和監督環境問題。甚至動輒將這些人士和團體，投入監獄。

中國環境污染有多重？



圖：重度污染的北京空氣（2007年12月27日）

中共往往對環保人士強加「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的罪名。將日趨惡化的環境危機，也視為「國家機密」，足見中共的可笑與心虛。

中國污染，成為世界之最，鄧小平是始作俑者，他留給中南海的遺訓是，「先富起來再說」。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和後遺症，按鄧小平的口頭，都「留給後人」。如果不是因為要舉辦奧運會，受制於國際壓力，中共當局幾乎完全不理會環境問題。可以預見，奧運會之後，中國環境災難將倍加深重。

中國嚴重污染的空氣，已經

殃及鄰國，甚至橫跨太平洋，到達美國西岸。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此怨聲載道。在這方面，連海外親共人士都不敢出頭說話。

顯然，中國環境污染，成為另一種形式的「中國威脅」（應為「中共威脅」），另一種形式的「黃禍」。作為一個「最不負責任的政府」，中共當局的做法，不僅損害中國，害子孫，而且禍害全球。說到底，長期強行把持中國朝政而拒絕接受監督的中共，早已成為全人類的公害。（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共產主義」的幻夢

但是有一天某個工程師發明了彩色電視機，於是整個社會掀起了巨大的彩電需求浪潮。但彩電從發明到普及，最快也要三年。於是問題產生了，誰應享有優先權？要說需要，除了色盲與瞎子，幾乎人人都需要，因此優先權的問題難以解決。有人認為可以用抓或搖獎的辦法來解決，運氣好的人優先。但這樣一來法律、監獄等舊事物將復活，否則何以維持規則？也有人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人人皆如舜堯，物慾不會特別強烈，早一天，晚一天看彩色電視無所謂。但若如此，則社會經濟發展很可能會失去動力，因為人類發明創造的動力來源於人類的物慾，物慾降低，發明創造的動力也會降低，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那麼，按照常理，社會也就根本不會發展到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程度，所以，

也就到不了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還假定「人類的道德水平極大提高」，可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統治下，如何做到道德提高？這一百多年來的共產主義實踐證明瞭共產黨的社會只能導致道德下滑。中共近30年的經濟發展更是證明，在物質豐富的同時，無神論的社會道德變壞了。

據媒體報導，中國有一個南街村，他們搞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社區」，真的把共產主義給實現了！村民們住進了統一分配的92平米或75平米的住宅樓，每家都有電冰箱、電視機等家電設備；村民的日常生活，諸如麵粉、肉類、醫療待遇、婚喪嫁娶、孩子入托、讀書，乃至上大學等等，所有費用都是由南街村集團支付，完全是按需分配，真的是「共產主義天堂」了！看到

這裡，也許讀者會想：如果我也是這個村莊的一員該多好啊。可是接下來的一條南街村的管理規定讓人不寒而慄：被認為是犯錯誤的人都要被責令搬出樓房，取消福利。如果住在這個村莊你會安心嗎？怎樣算是犯錯誤，誰來判決一個人是否犯錯誤呢？這樣一來，不是還存在著「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嗎？沒有消滅「階級」的社會還不是共產主義。

可見，共產主義只能是一個巨大的奴隸社會。失去了私有財產的人們絕不是過上了幸福了生活，而是徹底失去了自由。

小時候政治老師對「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是這樣描述的：按需分配，醫療免費，醫院挨著火葬場，火葬場挨著化肥廠，化肥廠挨著農田——這整個就是納粹的集中營！（明慧週報編輯整理）

與煙、酒、色徹底決裂

◎ 文／哈爾濱大法弟子

我於1993年至1998年間，曾擔任一企業材料科科長，吃回扣，玩交際，煙、酒、色日漸成癖。我酒後亂性，尋釁滋事之惡習，在本鄉本土遠近聞名。

特別是隨著中共所謂「改革開放」之大潮，我下海經商，在煙、酒、色中醉生夢死。

荒淫無度的糜爛生活，使我早已喪失了人格的底線，更不懂得人生的真正意義

是什麼。

後來，我經由他人介紹得到了《轉法輪》，初讀真經，我頗感格外超常，不斷通讀，心靈震撼不已，我朦朧中找到了人生真諦：「人要返本歸真，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地」。（《轉法輪》P4）

我如饑似渴的讀完《轉法輪》全書，回顧並反思自己一幕幕的人生經歷，無地自容的罪惡感油然而生，面對色心等執著的割捨，我經受了三天苦苦的心靈拷問，最後發誓：與煙、酒、色徹底決裂。

「學法得法，比學比修，事事對照，做到是修。」（《洪吟》）我悟到在大法修煉中如果做不到，即使悟到了也是假修。憑著對師對法的正信正悟，正念正行，我終於擺脫了纏繞多年的情鎖，在色心考驗上我連闖三關，最終結束了我幾十年來的縱情無度。

在那年薩斯病流行期間，我突然出現了腦血栓症狀，口眼歪斜，我堅信大法的威力，告訴妻子「一週內准好」。

結果如期應驗。大法的神奇令妻子從

「白臉」變「紅臉」，從反對到支持，從開始把大法弟子拒之門外到後來主動帶食品到勞教所看望被非法關押的同修，妻子脫胎換骨的驚人變化，使我感受到了一個生命真正得救的喜悅。

《地獄遊記》中記載男女偷情死後被雙雙拋入糞池吞嚙屎尿的場景，令我毛骨悚然，並深深的倒吸了一口涼氣。

是慈悲的師父將我從地獄中撈出，洗淨。弟子唯有精進修煉，不負師恩。

修煉與返本歸真

◎ 文／美國洛杉磯 馬沙

我修煉法輪大法已經一年半了。在這不長的時間，我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對返本歸真的體會。返回我本來的自己是我多年的心願。

舊約中有一個故事：雅可做了一個有關天梯的夢。這個夢在我的人生裡成為現實。我學習繪畫，是一名藝術家。我依照自己心中的構想，畫了很多有關這個天梯的畫，甚至是三維，立體的。得法後的幾個星期後，我驚奇的，又很確定的，聽到師父說大法是上天的梯子。我明白，獲得大智慧在於自己內心的修煉和探求宇宙的真理。

我沒有預料到去掉執著是多麼的難。雖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也知道在這個混亂的宇宙中，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們在這個迷中迷失的太深，去執著的過程就非常艱難。

剛開始修煉的時候，我非常害怕去掉某些執著。作為一名藝術家，我非常執著於情。好像情就是一切。就像師父說的：「常人就是為情而活著。」（《轉法輪》〈第六講〉）為了讓自己去掉這個執著，我常提醒自己記住師父的話：「是你的東西不丟」（《轉法輪》〈第七講〉）。我認識到，如果我能捨棄一切，不會失去真正的自我，失去的是我不需要的。我應該很高興能夠捨棄它們，因為這樣，才能返本歸真。

我常常因為我的執著感到困惑。我覺得這個執著很大，可能我這方面的業力大一些。作為一個單身女人，我很渴望浪漫，可是常常在這方面受到傷害。



上圖：美國西部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於2008年2月24日在洛杉磯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我對此的執著越大，業力也越大。就像師父談到對天目的追求：「還有一部份人追求開天目，卻越練越不開，什麼原因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因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沒有。越求呢，它不但不開，反而從他天目裡邊還要溢出一種東西來，黑不黑，白不白的，它會把你的天目蓋住。」我越迷失，越感到受傷，而且對自己和周圍世界產生了不正確的想法，把自己與真正的自我隔離開。就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講的：「黑色物質多的人，它影響悟性。因為它在你身體周圍形成一個場，正好把你包在裡邊，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就隔絕開了，所以這種人性可能差。」

我開始從深層挖掘這個問題。師父說：「你空間場上的一切，都聽你的大腦意識去支配，也就是說，你用天目去看，不動念靜靜的看是真實的，只要稍一動念，看到的都是假的，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隨心而化。就是因為有的煉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當作一個修煉的人，不能夠自己把握自己，他有求於功能，執著於小能小術，甚至執著於另外空間裡聽到的一些東西，執著於追求這些東西，這一類人最容易自心生魔，最容易掉下來。」我感謝師父教我無為的法理，使我的生命得以再生。

大概一年前，一位同修問我是否可以為報紙寫影評方面的文章。我說好的。但過了一會兒，

我就在想我不能勝任這個項目：我不是記者，不會打字，不會拼寫，我也沒有電腦。

我意識到這種想法也是執著。應該去掉。我小時候有學習障礙，總覺得自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現在我知道法無所不能。我的寫作和其它方面的水平提高很快，我也有很多機會去學習提高。我每學一件新事物，都覺得似曾相識。我小時候很喜歡寫作，因為我以前的錯誤的觀念，大概業力阻礙住了我的能力。在這方面，我覺得這是返本歸真的一種表現——找回被丟棄的才能。另外，通過給報紙寫藝術和娛樂方面的文章，我有機會採訪很多藝術家，也學會從新的角度講真相。

幾個月前我在一次午餐聚會上採訪了一位導演，他也請了他新的電影的女主角一起來。他們在談戀愛，這是個秘密。我們談的很真誠。我向他們講了大紀元，他們非常感興趣。一週以後，我又見到這個女演員，給她一份我們的報紙。我告訴她，我沒有報導她與導演的關係。她很吃驚，她說，別的報紙都不會這樣。她說，「這正是你們的報紙的可貴之處。」

我很喜歡與人一對一的交往。我很感激師父的安排，既符合我的長處，又督促我進步。最近我和一個製片人聊天，他正在讀一本有關導演的書。他問我：「你對導演感興趣嗎？」我說，「可以說感興趣，也可以說不感興趣。」他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說作為修煉的人，我不去執著什麼。可是15年前，我很想作導演。現在我已經沒有了這個執著，但是可以說我還是感興趣。這個朋友當時就收我做他的學生。我覺得這是師父的安排，讓我努力。

師父在《轉法輪》中說道：「抱著一種無為的狀態修煉，只管修煉你的心性，你的層次就在突破，你該有的東西當然就有。」修煉就是這樣，去掉執著、觀念與業力等等，在師父慈悲救度下，返本歸真。

這是我修煉中最神聖的一方面。去掉了舊的我——自私自負，尋求常人社會中的一切；找到了新的自我——在法的指導下，無所求而自得，我以前很多夢想，甚至已經忘掉的夢想，都一一實現了。

我終於找到了上天的梯子。

（2008年美國洛杉磯法會發言稿）

我的錢包！

◎ 文／居住在俄羅斯的華人大法學員

有一天，我去附近市場買菜。最後去賣肉的大廳買了點肉，我就準備回家了。在大廳當中的桌子上我把肉裝進掛包，剛剛走了四、五米遠，突然有個人從身後把我拽住。她抓住我的一隻手，另一隻手又把我的這隻手夾住，把我連拖帶拉，拽回大廳當中的那個桌子邊。回頭一看，是個老太太。這時，她才叫起來：「我的錢包！」原來她認為我是個小偷，偷了她的錢包！她在自己的提包內找，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錢包。她抱著我又是親吻，又是道歉。我同情的說：「是啊，對一位退休的老人來說，錢包是很重要啊！」

我沒有惹她，我也不認識她，她就這麼無緣無故的冤枉我。要是依得我過去的脾氣，搞得不好會捶桌子，如果不是罵得整個大廳的人都能聽見，恐怕最少最少也

要瞪她一眼，挖苦她兩句。但現在的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我學了以真善忍為其宗旨的法輪功，李洪志老師諄諄教導我們時時處處要先為他人著想。其實一位退休老人的錢包裡可能也沒有幾個錢，但是這點錢對於她的生活卻很重要。所以我能夠體諒她，我能夠理解她。我心平氣和，拿出一張法輪大法的簡介送給她，她千恩萬謝而別。

過去讀蘇軾《留侯論》：「無故加之而不怒，卒然臨之而不驚。」（遇到無緣無故的侮辱而不發怒，面臨突然的不幸也不驚慌失措）那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但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原先我是一個脾氣浮躁，心胸狹隘的人。追隨李洪志老師修煉法輪功也不過六、七年的時間，竟使我變成一個有涵養的人，竟使我變成一個遇事能忍，甚至有些慈悲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我還能儘

可能站在對方的角度為其考慮：「是啊，對一個退休的老人來說，錢包是很重要啊！」其實我心裏老是在想著怎麼講清真相的事，根本就沒把她冒犯了我的這點小事放在心上。正如蘇軾在《留侯論》中接下去寫的：「此其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是因為他的抱負很大，而且他的志向很遠）但在過去，我絕不可能這樣對待這件事。事後，連我自己都有些奇怪：我變了，我真的變了！

年輕時我下放農村時得過間日瘧，發高燒弄得肝臟腫大三公分。中醫認為，肝主怒，而怒又傷肝，被傷的肝更易怒，發怒就更加傷肝。肝區老是隱隱作痛，頭暈腦脹，脾氣能好嗎？能不發怒嗎？所以我早就算好了自己的命，我將在「肝主怒」，「怒傷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自己慘淡的一生。

但是從1997年得法後，我煉上了法輪

功，連又腫又硬的肝臟那個死角，也在舒經活絡，氣血漸通。那個又腫又硬的病灶後來似乎被打散成很多硬結，分散到頭、頸、腹、背等全身各處，用手都可以摸到。我的肝從大變小，肝痛和炎症消失，食眠俱佳。後來這些分散到全身的硬結也慢慢的化了，沒有什麼大礙了。

就是說，在修煉法輪功之後，我不僅在身體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在精神方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因為我的心性提高了，我才會這樣對待這件偶然發生的事。

我不發怒，也就無形的打破了那個將要置我於死地的「肝主怒」、「怒傷肝」的惡性循環。我強忍了什麼嗎？沒有。其實我根本就沒有生氣，我根本就沒有動心。修煉法輪功使我不知不覺的就達到了這種境界：「無故加之而不怒，卒然臨之而不驚。」

【讀古詩品人生】

次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語譯】

客途遠在青山外，我行船於綠水前。漲潮時江水齊岸，廣闊無邊，順風中一帆高掛。日出東海於夜將盡時，江上春意已提早進入舊年。家書要到哪裏寄達？拜託北歸的大雁幫我帶到洛陽城邊吧！

【品讀】

王灣（公元722年前後），唐河南洛陽人。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受薦編輯官府藏書，9年完成《群書四部錄》，因功官至洛陽尉。文名早著，往來南方吳楚地區，故江南山水的詩作甚多。

標題中的「次」，為客次、客居，暫時停宿的意思；北固山在江蘇省鎮江市，北臨長江，三面環水，形勢險固，故名北固山，又號稱天下第一江山；詩中綠水指長江，綠，讀音lù，語音lù。

這首詩是王灣順江東行，沿

途停泊江蘇北固山下時所作，其格調壯闊，氣度恢宏，為王灣的代表作。尤其「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被讚妙絕千古，為盛唐氣象的標誌，當時宰相張說親筆題於政事堂，讓文人奉為楷模。

詩人行舟相伴的青山綠水，即北固山和長江水。早潮江面廣闊，水天一色只見孤帆獨行。日出東方恰巧從海面升起，江南新春來得早，舊年未過，江上已春意盎然了。但歲末殘夜身處孤舟，家書無處寄，無奈中想藉歸雁傳書到故鄉洛陽。



此詩對江南晨景的描述也展現了蓬勃的生機，冬去春來，殘夜將盡，黎明已來，尤其日出海上，雄偉壯闊，給人積極向上的希望。人對生命總有一股向上提升的願望，一時的磨難並不可怕，所謂物極必反，苦盡甘來，熬過寒冬的磨練才能展現春光，

光明的到來正因為黑夜已盡。如果能利用困難磨去人的缺點，奮發向上，歷練後使人變得更加謙虛堅忍，慈悲善良，更能為困境中的人著想，那可又是件好事了。有人說好事多磨，如此看來吃苦也是一大樂事啊！

吉人天相

宋代的著名學術家洪邁，在他的著作中，寫了一則關於黃琮敬神護道，「吉人天相，確有神助；遇難呈祥，轉禍為福」的事。現譯述如下：

黃琮，字子方，在宋徽宗宣和初年（公元1119年），擔任福州閩清縣（今屬福建）的縣令。他平時敬信神明，自己喜歡吃素，但卻每天給母親買四兩肉做菜，孝敬老人。為人正直而且威嚴，不畏強暴。既不對下級納禮，也不向長官行賄。更不事周旋，奉

確有神助

迎。那些貪婪的長官們，早就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當時道教盛行，確有不少道高德紹，為百姓做好事的道士，受到人們的歡迎與接待。當時的朝廷尚書黃冕仲，現在出任福州太守，聽說道士們為百姓做法事，得了些佈施，便心生妒忌與惡念。他命令自己下屬的十二個縣的縣令：徵收道士的賦稅。用經濟勒索的手段，實行政治上的打壓。福州有十一個縣都執行了黃冕仲太守的命令，向道士們徵

收了幾百萬的錢款，唯獨黃琮不予執行。

黃琮認為：道家信徒，宣善求真，倡導德行，有益於社會和人心。不可在經濟上搜刮、打壓他們。再者，朝廷也沒有頒布過徵收道士的法令，不可任意行事。硬頂著不辦。但太守還是急催。黃琮就把自己四個月的薪俸拿出來，作為徵收道士稅款的抵代，繳納給了太守。太守收下了錢款，心中仍然不滿。但是，也拿黃琮沒有辦法，因為黃琮的所作所為，都合於理法，所以只好暗恨於心。

後來，整人的機會來了。朝廷要派一個廉訪使，到各地去明

察暗訪，考察吏員們的政績。這一回就被安排去福州，廉訪使和黃太守都是貪贓枉法之徒，都痛恨黃琮。

廉訪使在福州察訪完畢，回京後，見到朝中官員，大講黃琮的壞話。大家都以為：這一下，黃琮要倒霉了！

有一天，廉訪使進宮陪侍皇上，宋徽宗忽然問他：「你去福州視察，知道福州下屬的十二個縣裡，誰是賢德的縣令嗎？」廉訪使沒料到皇上會問這樣的問題，嚇得驚慌失措，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皇上再次追問，他只想起了一個人名：黃琮，便連聲稱說：「黃琮

賢德！黃琮賢德！」

就這樣，皇上當天便下達聖旨：提升黃琮為漳州（今屬福建）通判！

廉訪使從朝中出來後，腦子才清醒過來，舌頭也好使了。他十分後悔：不該替黃琮講好話。

他回到家中，向家人們訴說了此事。家人說：「這真是鬼使神差！你不願做的事，你竟然做了。」不久，朝中官員們也知道了這事，互相議論說：「黃琮是吉人天相，轉禍為福。」廉訪使本人也感歎道：「黃琮真是吉人天助！」心裏卻含有無可奈何的意味。

【人心漸明】

只有糊塗蛋才跟邪黨走

只有糊塗蛋才跟邪黨走

一天，河南鄭州一個小弟子出去尋找有緣人講真相，正走著看到一位慈眉善目的阿姨，便上去跟她搭話說：「您聽說過三退嗎？」她說：「聽說過，你給我退了吧！」那位小弟子愣了一

下，說：「我還沒有給您講，您怎麼就退了？」她不加思索的說：「大家都是明白人，只有糊塗蛋才跟著（邪）黨走！」說著便告訴了小弟子她的化名，擺擺手便走了。

正義的企業經理

他曾任山東某企業的經理，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他公司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因去北京上訪，中途被劫回興華路派出所。當他聞聽此事後，立即讓公司的保衛科長親自去公安局周旋要人。由於正逢週末休息，當時這位科長正打理家務事，被告知先將家裏的事拖後，把人要回單位後再處理家事。

這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兩天一晚後，保釋回單位上班。

善惡一念間【二十三】

編者按：古云「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信善惡有報。其實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在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其它同類部門。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明慧網》公佈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的人。我們將陸續選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如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親友，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湖南省瀏陽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警遭惡報死亡三例

1. 林聰如，男，五十多歲，瀏陽市治安拘留所幹警。在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關押期間，林聰如敲詐財物，迫害法輪功學員。二零零三年，林聰如得惡病身亡。

2. 黃湘霞，女，四十八歲，瀏陽市國安大隊女警官。二零零一年參加迫害，審訊法輪功學員，在審訊無果的情況下，指使刑偵人員毆打法輪功學員。黃湘霞遭惡報，

按當時邪黨部門政策，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被扣除一切工資、獎金等，連休假日都必須上班，並派專人跟蹤看管。在黑雲壓頂的大氣候下，這位經理頂住了來自各方的邪惡壓力，告訴本公司各級領導，凡在本公司上班的人員，無論信仰什麼，只要不違背本公司的規章制度，本公司一視同仁。

今天，法輪功遭迫害已進入第九個年頭，民眾開始覺醒，正義之士紛紛發出停止迫害的呼聲。在此，我們向八年多來給予法輪功學員理解和幫助的正義之士，致以衷心的祝福！

患卵巢癌，醫治無效，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死亡。

3. 全璧霞，男，三十歲。原為瀏陽市刑偵幹警，後任派出所所長。此人多次迫害過法輪功學員。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底，全璧霞在工作期間炸魚被電擊身亡。

◎湖北京山縣公安人員迫害法輪功學員遭惡報死亡二例

1. 公安局一科副科長張道榮，長期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於2003年11月突然查出患晚期肝癌，不到一個月，遭惡報死亡。

2. 京山縣第二看守所副所長（教導員）李小星，於2006年6月19日在家暴亡。此人中惡黨宣傳的毒害很深。當年許多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多人寫信和當面給其講過真相，但他不相信，仍然對法輪功學員很兇，五十歲左右便死去，實在可悲。

◎河北秦皇島迫害大法者現世現報五例

1. 河北保定高陽勞教所女大隊長王亞潔，緊跟中共迫害法輪功學

哈九的故事

◎一斗

清朝順治五年，江寧早西門有個回民叫哈九，以開飯館為生。有一個江浦人帶了一個口袋，裡面裝有五十兩銀子，遺失在店中。哈九追到江邊，把錢還給了這個人。

他們分別以後，這個江浦人回到家鄉，看見大風吹翻了江中的一條船，有20多人落水。這人忽然想到：「我就當作哈九沒有還錢給我，用這筆錢來做好事吧。」於是便呼叫漁船說：「救起一個人，我賞給五兩銀子。」漁船上的人紛紛去救人，但只救起一個人。一問原來是哈九的兒子。哈九憑自己的善良為人，並未想求得什麼回報，但最終卻救了自己的兒子，「老天有眼，善有善報」真是一點也不錯啊。

員，她經常帶領一幫惡警用高壓電棍電擊或者毆打大法弟子。她五十三歲，心上長毒瘤，遭惡報死亡。

2. 青龍縣土門子鄉書記董守民，多次組織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在秦青公路自駕轎車追尾，起火燒死，年僅三十九歲。

3. 昌黎縣一街小學副校長張兆菊，組織學生污蔑攻擊大法，搞集體簽字毒害學生，四十歲就得了癌症死亡。

4. 撫寧縣駐操營派出所前任指導員王保和，多次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搜書，燒書。現已遭惡報，得了半身不遂。

5. 海港區建材廠退休職工王俊山被中共僱傭，撕毀大法標語，遭報，癱瘓成了植物人，後死亡。

古代賢母教子故事

文／智真

古代明理賢慧的好母親很多，她們都非常注重對子女品德的培養。她們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等等。以下為教子清廉為官的兩個故事，給人以啟發和借鑒。

田母拒金

戰國時期，田稷任齊國宰相，兢兢業業，辦事公正。一次，他的屬吏送給他百兩黃金，幾番推辭，最後礙於情面還是收下了。將它拿回去原封不動的獻給了母親。田母面露怒容說：「你為相三年，俸祿從沒有這麼多，難道是掠取民財、收受賄賂得來的？」田稷低下了頭，以實情相告，田母嚴肅的說：「我聽說士人嚴於修己、潔身自愛，不取苟得之物；坦蕩磊落，不做詐偽之事。不義之事不存於心，不仁之財不入於家。你肩負著國家的重任，就應處處做出表率。而你卻接受下屬的賄賂，這是上欺瞞國君，下負於百姓，實在讓我痛心啊！速將金子退回，請朝廷發落吧！」田稷聽了母親的話，羞愧萬分，先將百金如數退還，又立即到朝廷坦陳過錯，請求罷相。齊宣王聽後，對田母的道德風範稱讚不已，他對群臣說：「有賢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賢如此，何愁我齊國吏治不清。

赦免相國無罪。」並詔令天下學習田母廉潔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稷更加嚴以自律，後來成為齊國一代賢相。

崔母教子忠清

崔玄暉，唐朝人，官任員外郎之職時，他母親盧氏語重心長的對他說：「我曾聽見人講，子孫做官，若說他生活清貧，這是好官；如果是財物充盈餘裕，奢侈享受，這是壞官。我以為這個觀點很正確。我看見許多做官的親戚，用很多錢財侍奉雙親，而雙親竟然不問那些錢財從哪裏來，如果它是來自薪水俸祿，那就很好。否則，這跟強盜有什麼差別呢？縱使沒有大罪，難道內心會沒有愧疚嗎？你今坐食俸祿，如果不能為國盡忠、清廉為政的話，何以對得起天地覆載之恩？」崔玄暉奉母訓，即以清廉自勵，盡忠愛民，做官以清白名於世。

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盡職盡責克勤克儉的做官，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作為家長應以身作則，時時得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刻要惕勵自己的道德操守。教導子女修身重德，才是為子女長遠計，才是對其真正的愛護和負責，才能使其無怨無悔的立於天地間。

奧運臨近 中共下密文驅動迫害

(明慧記者陸南報導) 奧運臨近，在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被綁架以及被迫害致死案例不斷出現。據悉，這與中共政法委2008年2月19日印發的一份密文直接相關。

以奧運為藉口驅動迫害

據內部人士透露，2008年2月19日，中共以「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名義，秘密發佈了一份題為「關於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確保北京奧運會安全的工作意見」文件。此文件隨即下達全國40個省級「政法委員會」。

該文件要求在2008年3月到9月間，「集中時間、集中人力，組織開展糾紛矛盾排查化解專項活動」，「加強對採訪奧運會的境外記者在華活動的管理」，「加強對互聯網及手機短信的管理」，並特別強調「嚴密防範、嚴厲打擊」法輪功。眾所周知，在此類情形中，中共的所謂「管理」即是「迫害」的代名詞。

該密文進一步強調，「要組織開展重點人群排查控制專項活

動」，「對法輪功人員」等，集中進行「排查摸底」。

密文引發更多死亡案例

2008年2月19日中共政法委這份密文散佈到中國大陸各省之後，明慧網相繼收到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新增案例，其中包括下述迫害致死案：

◆2008年2月23日，四川省南充大法弟子張志軍在陝西西安監獄的迫害中含冤而死。家屬接到電話心急火燎的趕去，卻被警察拒絕探視，家屬以死相逼，才見到遺體，整個面部腫脹慘不忍睹，頸部有明顯勒痕呈現青紫色。

◆遼寧朝陽市大法弟子陳寶鳳(男，43歲)是出租車司機。2008年2月24日，他在開車送客人中途被中共警察攔截，與同車的人一起被綁架。3月3日陳寶鳳被轉到朝陽市第一看守所，於當晚即被折磨致死。

◆2008年2月24日，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法輪功弟子宗秀霞在去超市購物的途中，善意地向路

人講法輪功真相。上午11點半左右，她被惡人綁架到奎文公安分局廣文派出所，4個多小時後宗秀霞被迫害致死。

◆2008年2月27日，吉林省通化市法輪功學員王貴明被該市新站派出所劫持到長春朝陽溝勞教所，於兩天後的2月29日被迫害致死，年僅38歲。

◆2008年3月1日，上海法輪功學員顧建敏(女，53歲)被上海浦東洋涇派出所警察綁架，於3月13日被迫害致死。

◆2008年3月3日，河南省禹州市法輪功學員孫冠洲(男，62歲)，在家吃飯時被國保大隊惡警夏雨霄、耿松濤、趙乃成等6人以檢查電腦為名，抄家、綁架、關押進市拘留所。7天後(3月9日)，孫冠洲被迫害致死。孫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師進修學校中文教授。

中共政法委的密文散佈到全國之後，明慧網也收到很多綁架案例。

北京奧運已經成為當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最大藉口。

七歲女孩的淚水



曾經快樂的宮宇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依蘭縣的7歲女孩宮宇，經常拿著爸爸媽媽的照片哭著不停，她經常給爸爸媽媽寫信、畫畫。其中一次寫道：等爸爸回來了，我送給爸爸一個杯子，杯子裡裝的都是我的淚水。

宮宇的爸爸、大法弟子宮鳳強2006年12月12日被中共警察綁架，在依蘭縣看守所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不認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但仍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佳木斯市蓮江口監獄至今。期間家屬再三要求救治，均遭惡警拒絕。現宮鳳強的身體狀況更加惡化。

宮宇的媽媽被迫流落在外，奶奶患心臟病、風濕等多種疾病，為兒子憂心，整日以淚洗面，已病倒在炕上；宮宇的爺爺也因惦念兒子舊病復發，但是還堅持著到處奔波，四處求人期盼著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兒子能及時得到救治，能早一點回到家中。然而，走遍了公、檢、法、看守所、監獄，心力憔悴的家人得到的卻是冷漠、推諉，甚至呵斥和威脅，內心的悲痛和憤怒令人可想而知。

宮鳳強被迫害經歷

宮鳳強原是依蘭煤礦第二采區職工，他為人謙和、真誠善良，工作認真出色，在親朋好友和同事眼中是一個公認的好人。

2000年，宮鳳強進京為法輪功上訪，被非法關押34天，期間被依蘭縣公安局惡警毒打牙籤扎每個手指，用帶稜的硬物搓肋骨，電棍電的連拉帶吐。當時宮鳳強的妻子李艷傑正懷孕。

2000年8月12日晚9點多，依蘭縣公安局、達連河煤礦「610」和達連河鎮公安分局三家惡警，帶著記者和錄像機闖進宮鳳強家，綁架宮鳳強，當時宮鳳強的女兒出生未滿月，妻子李艷傑正在坐月子，宮母追惡警到院子時暈倒休克，屋裡屋外一片

狼藉、淒慘。

2000年12月26日，宮鳳強、李艷傑夫婦就抱著五個月的女兒進京上訪時被綁架，李艷傑不屈服，後來抱著五個月女兒流離失所；宮鳳強於2000年12月31日被煤礦第二采區人員從北京綁回依蘭公安局縣看守所，惡警韓雲傑(現已遭惡報身亡)曾毒打折磨宮鳳強。宮鳳強被非法勞教二年，在看守所被迫害出嚴重病狀，才被放回家。

2003年九月，煤礦「610」又要將宮鳳強送雙城洗腦班，宮鳳強在單位走脫，3個月後回家，發現被煤礦「610」和單位開除，沒有任何手續。幾年來，宮鳳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宮鳳強開出租三輪車為生。

2006年12月12日，高楞林業局惡警再次綁架宮鳳強。宮鳳強的妻子李艷傑被迫流落在外。宮鳳強在依蘭第一看守所遭受了「涼水滴頭頂」等各種酷刑，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依蘭縣法院對他非法判刑5年。

宮鳳強在看守所期間，曾多次精神病發作。憂心如焚的家屬多次找到依蘭縣公安局副局長、610辦副主任李柏河，懇求其對宮鳳強進行救治，並要求進行精神病鑑定。李柏河不但拒絕，並將神志不清的宮鳳強強行劫持到湯原縣香蘭監獄集訓隊迫害。家屬找到香蘭監獄集訓隊，要求進行鑑定和救治，仍遭拒絕。那裏的警察還說：對法輪功中央有令，可以不依法辦事，怎麼處理都行，只要人有一口氣我們就得收，就是快要死了也不能放人。

宮鳳強後又被轉到佳木斯市蓮江口監獄，病情更加嚴重。蓮江口監獄拒絕去哈市做法醫鑑定，在家屬強烈要求下，才到佳木斯精神病院做鑑定，但勒索家屬1500元錢做醫藥費和路費，更見不得人的是做鑑定時還不許家屬陪同。但宮鳳強仍未得到任何救治，至今狀況更加惡化。



宮宇的爸爸、大法弟子宮鳳強

巴黎人權廣場上的呼籲

【明慧記者紫竹巴黎報導】2008年3月16日，法國部份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巴黎的人權廣場，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法輪功在中國遭受的迫害，停止北京奧運前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非法抓捕和關押，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

週日的下午時而下著小雨，路經人權廣場的民眾和遊客仍絡繹不絕。

一位法國女士接到法輪功學員遞給她的真相傳單，講述了1999年她在巴黎的一段遭遇。那年夏天，她同幾個朋友一行路經總統府愛麗捨宮，正好碰到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小車進入法國總統府，他們一行便停步觀看。幾名警察不由分說將他們全部抓進警車，帶到警察局搜查審問。她說，一個獨裁專治者來到民主國家，要求隨意捕抓老百姓，這

分明是中共獨裁者對法國政府的操控，這是法國的恥辱。中共獨裁者在民主國家尚能如此，更別說在中國了。她認為法輪功學員做的非常好，並鼓勵他們堅持下去。

還有五個烏克蘭人也來到了人權廣場，他們都經歷了前蘇聯的解體，對共產黨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深惡痛絕。他們欣然在反迫害征簽表上簽了名。



認真閱讀真相展板的人們
→法輪功學員在巴黎人權廣場展示功法



景鎖獄中傳書 揭撫順監獄殘虐

我是一名被關在大陸監獄裡的法輪功修煉者，我叫景鎖，因為不放棄信仰，而被非法抓捕，判刑四年，現在關押在遼寧省撫順南花園監獄。

2004年4月10日---12日，參與抓捕我的瀋陽市鐵西公安局國保大隊劉波、楊海、鄭志國，還有一個不知名的警察，對我酷刑逼供三天。非人的酷刑，使我身體留下很深很多的傷痕。三年過去了，這些被毒刑拷打留下的傷痕，依然清晰可見。

2004年6月12日，我又被投進鐵西看守所。在警察的唆使下，犯人又對我進行毆打，在此期間，我多次向檢察院法院狀告行兇的警察，但一直都無人過問，

在此期間，我又目睹了另一位法輪功修煉者被迫害死後，從走廊抬走的淒慘景象。

2004年10月，我被非法判刑4年，被送到撫順監獄。當時，獄警安排幾個犯人每天24小時監視我。2006年6月23日，一名酒氣熏天的獄警抓住我的脖領子對我一頓毒打，沒有任何理由，他從一樓一直打到二樓，後來他打累了，坐那喘粗氣，我才被另一名獄警帶走。事後我要求見住監獄的檢察官，控告打我的獄警。但是監獄不准，我絕食抗議，監獄就強行給我灌食，他們把一根根膠皮管子從我鼻子插到胃裡，又用一團團的衛生紙，堵我從鼻子湧出來的血，管子把我的鼻腔、

嗓子、食道、胃全都捅破了。當時正是高溫的夏天，他們把我捆綁在死人床上，雙手用銹子銹住，腳用帶子綁上，又用棉被把我捂的嚴嚴實實，指使犯人給我灌濃鹽水，用手打我的臉，不准我閉眼睛。每天午夜一過，他們就對我辱罵攻擊。

這段日子我活下來了，但中國監獄是恐怖的，我不知道在獄中瞬間會發生什麼，行兇者洋洋得意，而我們一直在血腥的恐怖中活著，我們沒有任何自由，更沒有與家人見面的權利。70多歲的父母，以及姐姐，年幼的女兒和我的親朋好友，他們一點都不知道我的情況，我也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我很想他們。

2005年4月23日，一個叫王文舉的同修，絕食抗暴，監獄對他強行灌食致死。後來有知情者說，他在死前，深度昏迷，受過虐待，死後兩隻眼睛瘀青，可監獄的說法是，王文舉因中毒而死。當時的獄政副監獄長在大會上說你們豁出死我就豁出埋，他在話語中帶著挑釁與恐嚇，他說的是實話，他們把人的生命當作兒戲。

2007年12月19日，我身邊的同修被突然轉監，由全副武裝的警察押走，去向不明。當時每人被兩名獄政科管事犯人押著，雙手被扣身後，頭被深深的按下去，一路推搡著，塞進警車。獄警表情癱冷，手拿警具，在四周設防。

我以我的遭遇告訴您，中共邪黨的監獄對待法輪功學員真是惡到極點。
文/景鎖

演繹中華文化 神韻繼續震撼台灣各界

(上接第一版)年已八旬的京劇大師曹駿麟先生讚美有加，他說：「這麼多年了都還沒看過這麼好的一個舞蹈。」他表示，表演要能讓觀眾看到這樣的美，真的是「很滿意、很滿意、很滿意」。他希望神韻藝術團能轟轟烈烈的多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及舞蹈的美好！

以唱腔優美、演技精湛著稱的台灣國寶級歌仔戲名伶廖瓊枝女士，觀賞了神韻在台北的第二場演出後表示，神韻晚會從天幕、服裝、音樂到演員的舉手投足和表情，整體呈現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她說：「我們也在學。」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簡名彥，也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看了演出後表示，很棒，每個節目都很精彩、都很有特色，不論是在視覺、聽覺方面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在中華傳統文化方面，對教育小孩是很有幫助的。

台灣中小企銀董事長王榮周，曾擔任財政部常務次長、國稅局局長，滿臉堆著笑意，他表示：「真的感覺很棒！」他對節目表現的節奏感表現的特別有興趣，讚揚神韻能夠讓他回憶自己的文化。王榮周說：「這是一場很有震撼力的表演，用很簡單的概念及現代化的表演將我們古



京劇大師曹駿麟



代台灣國寶級歌仔戲名伶的廖瓊枝女士



受中共的造謠宣傳他有誤解，今天觀看演出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誤解一洗而空！」



攝影大師譽滿中外的聲樂家申學庸李松茂女士

髓都表達出來，非常有深度，令人感觸很多，如果將這麼正面的表演介紹給員工看，可能會激發他們工作的熱誠。」

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春海看完神韻演出後表示：「神韻演出把我們心中的那種文化的正統感給激發出來了，然後給年輕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育，因為這種文化代表一種正的力量。」

旅日華僑男高音羅清水先生從事聲樂演出達五十五年之久，曾經巡迴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國表演，他表示，「神韻晚會中音樂與舞蹈，根本就不需要說，看了很感動，舞蹈是真正的藝術。」「人生最要緊的是要理解什麼是好、是壞。」羅清水表示在日本也聽說了神韻的演出，但是那時

目前擔任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並為前法務部部長、前司法院大法官、副院長的城仲模先生，對每個節目都給予熱烈的掌聲，在中場休息時他開心的表示：「我覺的非常好、非常好！所有節目我都很喜歡」，城仲模認為，這樣的表演應該發揚光大。

海峽兩岸攝影界有名的黑白

中外知名聲樂家申學庸女士帶著一如往常和煦的笑容步入台北國際會議廳，觀賞神韻的第五場表演，她笑稱「昨天因為記錯時間而錯過了，才趕在今天來看。」申學庸說：「只要享受其中，心情便將更愉快」，「我都不曉得有這麼好的表演團體。」

目前擔任世新大學傳管系講師黃文珊，曾為前客家電視台製作總監的資深媒體製作人，她表示，她終於知道為什麼看過的人都這麼激動，黃文珊老師不斷表達自己內心甦醒的感受：「好像整個細胞被喚醒了，可是這種喚醒是很祥和很寧靜、又很高興的感覺；覺的整個人煥然一新、有被洗淨的感覺，似乎做了一場非常舒服的森林浴。」

首都藝術中心董事長暨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理事長蕭耀先生，偕同夫人於十七日日晚間觀看了神韻演出，他說：「現在比較少看到這樣的東西了，好像是我們小時候才有的，記憶比較深刻的，讓我們特別有親切感。」特別因為本身是畫家專業背景，經營畫廊與藝術中心，「因為西畫，看到都是比較當代的，在神韻演出中，打開了小時候那種深刻的記憶，讓我心裏有一些震撼。」

三月十八日神韻晚會台北最後一場演出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落幕，素有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意見領袖之稱的台灣觀光學院董事長柴松林，和家人一起觀賞演出後，神情愉快的表示，神韻不僅發揚傳統中國文化，更豐富了人類的藝術內容，全世界的人都應該感謝這個藝術團體。

某進行了面談。王彥敏要求托尼卡爾演出公司取消即將於四月在慕尼黑舉行的兩場神韻晚會，理由是德國法輪大法協會是晚會的主辦方之一。

王彥敏二人威脅演出公司，誰要是與法輪功沾邊，不僅不能再進中國，而且別想再和中國機構合作。托尼卡爾演出公司的項目經理表示，托尼卡爾演出公司完全知道德國法輪大法協會是主辦方之一的境況：「我在法蘭克福看過神韻晚會，覺得非常好，才簽了合同。」她並強調，歐盟議會和德國不少政治家專門為神韻晚會發來賀詞，晚會的16個舞蹈節目中是有兩個節目表現了法輪功受迫害的題材，但是「是以非常美的藝術形式」表現現實，並且「完全符合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原則」。

托尼卡爾演出公司拒絕中領館的恐嚇和要求，並曝光了中共醜行。旅居德國的法律專家，華人學者錢躍君博士認為使館利用學生會和僑團控制海外華人「是使館的一貫做法。這是北京從上到下的一條政策」，其目地之一是「在海外建立黑社會」。他提醒為中共使領館工作的官員：「不該忘了，這是歐洲，不是北京，這裡不是中共政府的天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神韻讓我深深著迷

「整場演出的一切安排都讓我感到很驚奇，每一幕的內容都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給。我平常是不太喜歡看舞蹈表演的，但神韻卻讓我深深著迷。非常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薛爾頓 (Dr. Reinhard Selten) 博士三月十六日下午與太太觀賞神韻紐約藝術團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第三場的演出後說，「這是場非常令人驚艷的演出，太引人入勝了 (enchanting)！」

薛爾頓博士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一九九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為德國波昂大學 (University of Bonn) 榮休

講座教授，受邀在台灣政治大學商學院演說。他看完神韻深受感動，稱讚不已，對記者說：「整個演出風格讓我深感興趣，天幕的圖像相當漂亮，有時還會動，讓我感覺很驚奇。舞蹈、音樂都很棒。特別是音樂，我覺得這種傳統音樂是中華文化裡面最讓我欣賞的元素。」

「我在其它國家沒有看過這樣的演出，包括到北京看歌劇，規模也都沒有這麼宏大。北京那邊演的大多是雜耍特技、比較沒有感動人心的部份。我覺得神韻的音樂能讓人感動。」

薛爾頓表示自己目前沒有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薛爾頓博士

信什麼宗教，「當看到舞台上的佛道神時，我看的相當入神，那給人一種很古老、歷史悠遠的感受。」

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全心接受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三月十七日與夫人一同觀賞了神韻在台北第五場的演出後，他說當他看到《覺醒》中那位小女孩拉開「真、善、忍」的橫幅時，「霎那間，我感覺到好像被一股電流電到一樣。」陳芳明表示，來看神韻之前沒抱什麼觀念，也不曉得節目裡有演法輪功受迫害的情節，看了以後卻給他帶來驚喜。

同時是文學家也是詩人的陳芳明，覺的演出像是一首詩的變奏，有一個主題，但是用不同的形式表達，「神韻用舞蹈、用音樂的演奏，但是將那種純潔與善良表現出來，在看的時候，就會全心接受。」

陳芳明說在聽二胡演奏《緣》時，受到了很深的感動：「我聽了好感動，真的非常的精彩，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他跟鋼琴合奏，好像天衣無縫。我覺的用這種方式進行文化對話，這個世界會少一些誤解，多一點和解，你會看到人心最美的部份，這時，我會覺的實在是一種超越，一種跨越，對我來講非常、非常好。」



陳芳明認為人跟人的相處，如果用文化和藝術來交流，這個世

界會更美好：「神韻的演出遠遠高出我的期待，所以我有非常大、非常高的喜悅，將古典的舞蹈表現的那麼生動，同時注入活力，真的是非常成功，神韻的舞蹈在規矩中，又突破出新的形式，非常非常的成功。」「這樣的藝術是一種超越，而且我也相信透過神韻的表演，可以讓古代和現代對話，讓東方和西方對話，跨越國界、跨越時間、跨越文化的界線，我覺的他是一個成功的表現。」

台灣雲林縣五十位中小學校長齊讚神韻

三月九日至十二日，神韻紐約藝術團在台中舉辦了五場演出，逾五十位雲林縣的高中、國中及小學校長分批搭乘專車，文旌齊指中興大學惠堂觀看。這些長年執教於教育專業的校長們齊聲表示：「實在撼人心靈！」

斗南國小的林秀桂校長是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研究員，她讚歎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是藝術的

結晶，演出間攫取感覺的是無與倫比的美。黃碧如演唱的「落入凡間深處，迷失不知歸路……」「得度」曲詞甫出，即已牽動她的心，不自主的潸然淚下。林校長表示：演出的內涵於青少年的生命教育、品德教育上深具價值。

晚會合計二十一一個節目，任是校長們平時見多識廣，也無不

折服於忽爾千峰橫障，忽爾水流花放，素志為開編、導、演的整體舞台效果，實為劇場演出的登峰造極之作。

建國國中的呂忠儀校長推崇神韻藝術團的演出，確有澄清世道人心的作用。他推衍闡述「瞭解真相」歌曲的另一層意涵：人類變異、顛倒是非的論調往往容易迷惑人心，因此，人們須有智

慧瞭解世道、世情的真相與本質，立足在慈悲與善的基點上方能「得度」。

國立北港高中的呂培川校長在回程車上，用深刻、精美、精緻、壯闊、衝擊與震撼等形容詞，描繪他內心的感動。另一方面，也欣賞三位聲樂家高水準的演出，歌聲與詞意均發人深省。呂校長又說：兩支關於鼓的舞碼，則恍如天風海雨般，陽剛曠放之音從空而降，此又是截然不同的心靈洗滌。

德國演出公司稱中共使館干擾神韻演出「行為可恥」

「他們竟然來威脅我和我的公司，豈有此理！」慕尼黑托尼卡爾演出公司總經理海爾穆特·保利 (Helmut Pauli) 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怒氣，讓保利感到氣憤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共駐慕尼黑領事館的官員。

保利是活躍在德國音樂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他是一系列公益性文化機構，諸如：是慕尼黑音樂會協會的創辦人之一，也是歐洲文化基金會「歐洲音樂」(Europamusical) 的奠基人兼基金會責任委員會主席。這位前歐洲文化獎獲得者每週大約在慕尼黑組織兩、三場音樂會。

保利屬下的慕尼黑托尼卡爾演出公司 (Tonicale) 計劃在四月十八日、十九日，在慕尼黑攝政王劇院 (Prinzregententheater) 舉辦兩場神韻晚會。為此，中共駐慕尼黑領事館的官員頻頻向托尼卡爾演出公司施壓。先是每隔十分鐘的電話轟炸，隨後副總領事王彥敏與助手陳某於三月十一日親自登門威脅。托尼卡爾演出公司總經理保利稱中領館「行為可恥」。

三月十一日下午，在中共駐慕尼黑總領事館的強烈要求下，托尼卡爾演出公司的項目經理與慕尼黑中領館副總領事王彥敏及其同事陳